

散文诗页

秋分 秋分

❀ 徐慧根

分界，只是一种象征。融合，才是真实圆满。
这一天，阴阳相半，昼夜均而寒暑平，天地间的公正性又一次得到诠释。
身后，是必要的历程。前行，是必须的归途。
无论倚靠着哪一个部分，我们都不虚幻，希望都不会落空。
葬花者停止了动作，埋名者露出了端倪，失语者找回了梦呓。
尘世的诗歌经历过许多坎坷曲折之后，仿佛重新开始，清晰地分行。
屋顶上的明月，一边继续提升高度，一边进入隐秘部位，梳理凌乱的情节，为下一个节点赋能。
流水在练习折返，哗啦哗啦的响声，捎给白鹭宽慰，终于使它用眼睛点燃了殷实的光火，对大地的照耀是亲切的、温暖的。
候鸟穿过云朵，描绘蓄谋已久的图画。
蝴蝶坚守枝叶，留下凝聚期望的结局。
炊烟的色泽又加深了，透着来自泥土的心绪。这是季节的一幅美好布景，适宜等待弥香的音讯。
比如，鱼蟹丰腴，黍穗弯腰，酿造的米酒已醇熟……
忽然想到一个深刻的命题，并从中牵扯出无限延长的思考。
不约而同，所有的生命都会获得一种天地恩赐。真正的季节不会荒芜。秋，已迈进另一段时光……

蓄满灵性的秋虫儿，依旧在途中吞噬着浓稠的阳光，向身边的花草讲述过往，展示前方的风景。
必须说到蟋蟀，这种小东西，不管夜月的状况，一个劲儿地往外跳，为我挑选了《诗经》中的一些语句。
必须说到大雁，这种多情而智慧的鸟儿，携带多少人的心事，已开始向南飞翔，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像无法挽留的云彩。
探寻，追索。为了一个个承诺的最终真相。
这时候，雨水变凉，是趋势。
这时候，梦依旧在燃烧，散发着祈愿。
秋色被分去了一半，但我我不悲伤，因为我还是季节的主角，看不见时间的漏洞。
消失的事物将会复返，将会交还给我一张完整的图画，慰藉红尘中的无奈或缺失。
这个时节，我的内心没有漂泊感，能站立的地方就是永远的故乡，所谓的异乡已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清除。
河流不改古朴，落叶漂浮其上，照样欢快，即使露出几枚石头，也是为了把狭窄拓宽，也是为了把软弱之处变成坚硬。
倘若困了，不妨就倚着渐起的虫唱打个浅盹儿吧，换换精气神，就会有更多的力量。
插曲结束后，再次铺开的情节，定会愈加真诚。

天地交泰，阴阳不会失……
阳光平铺直叙，解析人世间的诗行。如果说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个过程，前半节就是铺垫，就是累积。
风和雨，都沿着各自的思维方式，描绘季节的图画。
节令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意与象遵循其道，用一种真实的告诉，让大地上的万物生灵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有人看见河水里的鱼在摇曳红色，有人看见芦花飘飘飞。
在这个时候，村庄的梦吃氤氲开来，一片一片，裹着香甜的气味，沐浴着沉甸甸的金风而来。
日历随着叶子飘动，脚步声很轻，与温情，与柔软，与缓舒，分别写下等号，完成了并非刻意的连接。
不要埋怨大雁将南归，如果能与它们展开对视，便能读懂他们情绪中那些不忍或是些许遗憾。
不要忌恨有些事物显现的哲学呈低垂之状，若能进入到足够的深度，便可体味它们已承载了多少疲惫。
往前走，一切都能进入另一种境况。
镰刀上的颗粒是饱满的，耕犁上的歌唱是丰硕的，牛蹄踩下的印迹是真诚的，而这些无异于我们的思想。
一场雨平静地走过，一场风平静地吹过，慢慢咀嚼，有绵长的回甘。
云淡风轻，神情一点儿也不沮丧，即使望见了山的空。
我们经受着感染，不知不觉，心就动了。
朝着秋阳的指向，金灿灿的风正在为草木稼穡撰写真实的颂词……

诗路放歌

武陵夜色(外一首)

❀ 贺红江

滴落满天星辰 一江两岸 披上斑斓彩衣 一寸寸地将窗帘拉上 夜色 让我们与山水融为一体	在夜色里为你写意 星光璀璨的晶莹明眸
凭江临风 触摸来自木枞山的气息 舟中望山上 唯见柏森然 在千万朵 迎风绽开的三角梅中 为你采摘大唐荔园 最红最艳的果	鲁班溪畔 看一株汀兰 如何在初秋的溪边栖息 左手浣纱 右手戏鱼儿 你的身边 就是风景生长的地方
我在江湾武陵等你 一双柔荑搅动一湖碧水 南北天塍 星光鹊桥 为你书写汉韵武陵的 一笔一画	水中央 有温柔的风 越过一座石桥 飞过的鸟 和着漂流的回声在激荡
我在江湾武陵念你 仿若启航的船只期盼灯塔 还有晚风 还有灿烂的星辉 指引无数人的航航	抚摸一株 来自汉唐的桂圆树 上百年的印痕仿若初见 你在鲁班溪畔 望水生烟

灯下漫笔

九月的嵩山，秋意已悄然漫上山峦。正午的燥热还未完全褪去，山风却带着松针与野菊的清冽，掠过少林寺的红墙，引我往西南方向的山坳去。约定的路口，一辆敞篷电瓶车正等着，车斗里的长者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黑粗布衣，裤脚沾着新鲜的黄土，布鞋鞋尖还挂着几点未干的泥水——他说接到我电话时，正在碑林后的荒坡上除秋草，来不及换衣裳便匆匆赶来。“坐好喽，十来分钟就到，这敞篷车吹着风，比城里凉快。”他笑着发动车子，车辙碾过山间碎石路，惊起几只停在草叶上的秋虫。

电瓶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穿行，秋阳透过稀疏的枝叶，在车斗里洒下斑驳的光点。路边的黄庐树已悄悄换了妆容，叶尖染着浅红，像被谁用朱砂笔轻轻勾过；野酸枣挂在枝头，红得透亮，风一吹便晃出细碎的影子。长者指着远处的山岩说：“这石头经了几十年的秋霜，硬得很，当年凿碑刻的时候，石匠的手都磨出了血泡。”说话间，山坳里的碑林已隐约可见，青灰色的碑石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撒在山间的一串玉珠。

停下车，最先撞入眼帘的是入口处的“归仁堂”牌坊，欧阳中石先生的题字笔力浑厚，在秋光里透着古松般的苍劲。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缝隙里钻出的马齿苋还带着晨露的痕迹，被秋阳晒得晶莹剔透。9200平方米的山地间，2117块碑刻依山势铺展，左依凤凰



荐书架

《你已生活在未来》：照见未来社会冰山一角

❀ 向心愿

近日，科幻作家宝树新作《你已生活在未来》出版上市。该书以13个短篇故事作为棱镜，内容涉及爱情、婚姻、教育、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变革，同时还有一层科幻的挑战。科幻的想象始终指向人们的技术还未能达到的边界，而当下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让科幻与现实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这无疑对当前科幻小说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家如何面对时代的新挑战，不断拓宽对未来想象的边界，创造出科幻文本的更多新的可能。宝树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同样带入了到小说的创作当中，这部《你已生活在未来》既包含了宝树对当前科学技术的思考，也包含了他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更是对科幻小说创作新的可能的一次探索与尝试。

妻去石家庄照顾孙子之后，原本我喜食的“家庭版”煎饼，再也没有口福了。中间，曾受朋友在家中自摊煎饼的启示，几次跃跃欲试，终由于怯场而善罢甘休。八月初，好不容易忙完手中的活，获得领导“开绿灯”，允许休两周的年假，遂急不可待地收拾行装赴石市，第一天妻就问：“早上吃点啥？”我想都未想，答道：“摊煎饼呗！”

“家庭版”煎饼，先是源于早年母亲的老家手艺，即搅点面糊，加些葱花、盐，在地锅上摊，那种软绵、飘香的味道，只有在特别喜庆的日子里才能品尝到。我攀着乡道的绳索，求学、就业、成家，摇摇晃晃进了城，嫁与我的妻渐渐升级了“家庭版”煎饼的制作手艺——将青菜撕开，胡萝卜切丝，面粉和鸡蛋搅拌均匀，倒面糊摊成薄饼，倒葱花、胡萝卜丝翻炒，于饼上抹辣椒酱，再加入火腿和青菜，即可大快朵颐。

慢慢地，如此这般制作煎饼的摊点、小贩多了，特别是在校园门口、集贸市场、社区街巷，大众化的煎饼香气相携凉皮、胡辣汤、豆腐脑，比比皆是。面对思想深处的“洁癖”，我不由得对商品化的煎饼“敬而远之”。厨艺日臻娴熟的老妻，随之也将“家庭版”煎饼弃至“小儿科”食品之列。

俗话说：“远了香，近了殃，不远不想得慌。”这可作为我与煎饼之间“餐饮关系”的真实写照。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对易做、易食、易消化的煎饼也情有独钟。虽说煎饼的起源地在山东，但它在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

岭，右傍王指山，远处五乳峰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秋云漫过峰顶，为这片碑林添了几分悠远。

“你看这‘二十四孝景墙’，秋光一照，故事里的滋味更足了。”长者指着迎面的浮雕墙，指尖带着泥土的粗糙。秋阳落在浮雕上，让那些千年往事仿佛有了温度：“亲尝汤药”的汉文帝俯身查看药渣，眉头微蹙的样子，仿佛能闻见苦涩的药香；“卖身葬父”的董永牵着牛绳，衣衫上的补丁清晰可辨，眼神里没有抱怨，只有对父亲的牵挂；最让人动容的是“恣蚊饱血”的吴猛，赤身躺在草席上，蚊虫在他背上凝成黑团，身下的父母却睡得十分安稳，青灰色上的青苔爬上吴猛的衣角，像是岁月为这份孝心盖上的邮戳，在秋阳下泛着淡淡的绿。

沿“孝文化千米长廊”缓步前行，长廊如一条青灰色的绸带缠绕在山间，秋风吹过，廊下的碑刻仿佛在轻轻低语。福建青石板上刻着“慈母手中线”，笔画间带着海风的湿润，秋光落在字上，像是母亲缝补衣物时的灯影；陕西墨玉上的“谁言寸草心”，笔力如黄土高原般厚重，道尽子女对父母恩情的愧疚。来自全国32省、市、区及海外的笔迹，在这条长廊里相遇，不同的字体，相同的牵挂，秋阳将这些文字镀上一层金，让孝贤的温度在山间流转。

“中华贤母园”前，几株紫薇开得正盛，粉

白的花瓣落在碑石上，恰好遮住“孟母三迁”的“迁”字。长者扶着碑座，轻声讲解：“第一块碑刻的是离开市集，你看这孟母的眼神，满是对孩子的担忧；第二块的学堂飘着书卷气，她的脸上才露出笑；第三块的孟子长成少年，眼神里有了志气。”秋光穿过紫薇枝叶，在碑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像是时光留下的印记。碑座上“为儿三迁，为天下迁”的小字，在秋阳下格外清晰，让人想起天下母亲共有的心愿。

“精英敬母园”里，黑色大理石碑上的“母亲的皱纹里，藏着我前行的路”，笔锋刚劲却藏着柔软；海外华人写的“距离再远，母亲的目光始终在身后”，字迹虽有些生硬，却满是游子的思念。秋风吹过这些碑刻，仿佛能听见不同乡音里的牵挂。“尊师重教园”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刻在青石上，秋光落在字缝里，像是师长的叮咛，温和而坚定。

最难忘的是一块不起眼的青石，刻着“娘，今年回家过年”七个歪歪扭扭的字，落款是“打工仔李强”。长者说：“这是2010年冬天收到的，他在广州打工，没钱买火车票，就用铅笔在烟盒上写了这句话，托人寄来。”秋阳照在这行字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任何文字都动人，像是千万个普通人对母亲最朴素的承诺。石旁的松柏在秋风中轻轻摇曳，似在守护这份简单的牵挂。

不知不觉间，夕阳已西斜，秋阳为2117块

人间草木

石蒜叶落秋花艳

❀ 韩红军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一夜秋雨，早晨天晴。阳光下，碧绿的水、蓊郁的树、葳蕤的草，深深浅浅的绿色，宛如诗歌里的句子，清灵而唯美。草地上的彼岸花，鲜红娇艳，一如全篇的“诗眼”。

鲜得如此亮眼、红得如此浓烈。绚烂的花朵，似一团团爆燃的火焰，激情翻腾；又似一抹抹洒落的朱砂，明艳粲然。它们在无声地奔涌、沉静地燃烧。浓烈、恣肆、热情、狂放。

鲜艳的色彩，总是拥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红艳的彼岸花如一只霸道的铁钩，又如一弯溫柔的玉臂，先是勾着你的眼睛，再是拥起你的腰身，不由分说将你拉近、将你缠住。我也被花朵所吸引、所魅惑，一步步走入草丛、走近彼岸花。

从土里蹿出的一枝枝细长茅茎，顶端都骄傲地擎举着一朵红花，形似雨伞、状如火炬。俯视，你会发现所谓的一朵花，实则是由六朵小花绕着茎端组合而成的一个精巧花序。小花朵上，皱曲的花瓣朝向不同的方向反卷着，似乎要努力舒展开身子。而从花瓣中探出的花蕊，细细长长、精精神神，如一条条灵动的触角，试探着阳光、试探着空气；又如一根根纤巧的手指，指尖轻翘，勾挑挑剔、摘拂撮拨，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撩拨着我的心弦。

其实，最初“撩拨”到我的，并非眼前的花朵，而是记忆中的叶子。三年前的晚春，一丛丛的翠绿在齐整的草坪上格外显眼。它的叶片呈狭长丝带状，似韭菜叶却比韭菜叶宽厚许多，更像兰花的叶子，亭亭玉立，别具风姿。我初次看到时，曾将其错认为建兰。经他人指点，才知道是彼岸花。之后，隔三岔五来看上一眼。谁知在夏末秋初，本应是草木欣荣的时节，却发现它的叶子渐渐枯萎。之后的时间里，悄无声息，我怀疑它已经枯死了。谁知，突然的一天发现茎端长出了花苞，并绽开了美丽的花朵。约在一周后，红花凋枯，土地又恢复平静，等待着第二年春天抽叶、夏末叶落、秋初开

碑刻镀上了一层金红的光晕。远处少林寺传来晚课的钟声，与山间的虫鸣交织在一起，成了最温柔的背景音乐。长者说：“每到秋天，碑林里的石头就格外安静，像是在听山风讲孝贤的故事。”

参观结束后，长者带我到碑林旁的小木屋休息。小木屋布置得简洁，圆形饭桌上放着一套素雅的茶具，他为我泡了一杯秋茶，茶香混着山间的草木气，格外清醇。临走时，他执意要留我吃晚饭：“灶上炖着山鸡汤，是今早刚杀的，就着秋天的新米，香得很。”我要赶回郑州为由婉拒，他脸上掠过一丝失落，却还是笑着说：“下次来，一定尝尝老婆子做的河南烩面。”

坐上电瓶车返程，秋风吹拂着脸颊，路边的野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车停在靠近少林寺景区的平缓路段，下车时，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落在电瓶车上，给车斗里的泥渍镀上了金边。回望山坳，孝贤碑林的灯火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在秋夜里温暖着这片山川。

返程的车驶出嵩山，后视镜里，那片山坳的灯火越来越远，却在心里越来越亮。初秋的孝贤碑林，碑石是沉默的，却藏着最动人的故事；秋风是轻柔的，却传递着最厚重的牵挂。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孝贤箴言，那些融入秋光里的温情，会像嵩山的松柏一样，在岁月的风雨里长青不败。

花。周而复始，年年如是。

正是因为它叶枯后生花，花凋后叶发，花叶终不能同天，世人遂附会佛经中“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之说，称其“彼岸花”。加之，此花多生于林下荫翳之地，且根部鳞茎有毒，于是便沾染上了神秘、诡谲、阴冷、血腥的色彩，被污名化、符号化。在各种传说演绎下，一朵彼岸花可穿行于阴与阳、生与死之间，穿越于欢喜与悲伤、离别与重逢之间，甚至能让迷途的灵魂顺利渡过苦涩幽茫的忘川河边……

忘川河、彼岸花，皆是虚妄。花非花、花是花，盛开在秋阳里的花朵却是真实的、动人的。我更喜欢它的学名——石蒜，成书于北宋的《本草图经》如此释名：“多生于山石阴湿处，根似蒜头，有特殊蒜气。”彼岸花、石蒜花，后者虽然有些土气，但更感亲近、温暖。

在植物分类学上，石蒜归属于石蒜科石蒜属，与呆头呆脑、憨态可掬的大蒜是同属于石蒜科的“亲戚”。不过大蒜归葱属、石蒜归石蒜属。除石蒜外，石蒜属下还有二十余个品种，如忽地笑、乳白石蒜、鹿葱、换锦花、长筒石蒜等。并且种间杂交频繁、持续变异，兼因各处土壤酸碱度不同，又生出缤纷花色：朱红色、玫红色、粉色、黄色、橙色、绿色、白色、紫色、蓝色、墨色……其中，开着黄花的忽地笑，是红花石蒜之外最为多见的品种。只听其名学，便不由想到天生丽质、俏丽活泼的少女，回眸一笑百媚生。

阳光更加强烈。层层叠叠的树叶，将阳光切割成一块块迷离耀目的光斑，洒落在青草间，也洒落在鲜红的石蒜花上。光影中的石蒜花，被阳光彻底照亮。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朵花，被照亮、被温暖，摆脱已有定义的桎梏和冰壳。

阳光下，我与花相对：那一刻，冰冷的符号又重新变回一朵艳丽的花。而我，也从“符号的囚徒”，变回能感知温度与阳光的人。

望月，大如铜镜，薄似刻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活脱脱一幅煎饼制作工艺图！

时代在变，人们的饮食口味也在变。就说这小小的煎饼，“家庭版”的在持续，“升级版”的也不断在更迭。单位的小年轻同事，吃腻了传统的韭菜鸡蛋煎饼、胡萝卜土豆煎饼、芹菜煎饼，又开始吃水果煎饼、山药煎饼等。据她们炫耀说，家中的电饼铛那是“简单又好用”，整日里忙得不亦乐乎……

随着健康观念的不断提升，我现在非常中意杂粮煎饼。杂粮煎饼又称玉女卷、煎饼果子、香妃卷，以各种杂粮为主料、酱类为辅料制作而成，具有调节人体营养平衡、补充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作用，更适合中老年人和儿童口味。平日里，妻做的“升级版”杂粮煎饼，水少微干，薄厚均匀，口感筋道，颇对我的胃口。

在医院担任营养师的儿媳说：“健康之道，以食代药”。“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煎饼，忠于原味，口感独特，绿色健康。经过数百年人间演变的大众化主食，煎饼从一个分水岭转向另一个分水岭，不变的是它内部“粮食的营养”“粮食的担当”。作为一个在粮食行业耕耘了近40个春秋的老粮食人，我为过去所经历的紧张、窘迫和现在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生活变化作文、立证，甚是欣慰和满足——掷笔推纸，轻呼确幸，仿佛刚吞下了一张“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喷香煎饼。

知味

升级版煎饼的味道

❀ 李志胜

伙夫以水和杂面为浆，将铜锣置火上，用木棍将面浆摊平，煎出了香喷喷的薄饼，将士食后士气大振，杀出了重围。当地人后来习得此法做食，但铜锣昂贵，且易开裂，人们遂以铁制成锣状的煎饼烙，自此煎饼在沂蒙乃至山东大地上流传至今。

煎饼作为石家庄地区传统食品之一，起源也甚早。最初，它是将五谷杂粮调成面糊，用藤子发开，支起鏊子，烧着柴火在鏊子上擦点儿油，把面糊倒入烧热的鏊子，再用煎饼簪子摊平、烙制而成。摊煎饼离不开鏊子。石家庄的鏊子早期以石头制成，打磨成圆形的形状，表面光滑若冰，三足雕以龙状，称之为鏊子。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石鏊子逐渐被淘汰了。

记得《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曾专门为煎饼作过一首诗《煎饼赋》：“浸合米豆，磨如胶脰，执须两歧之势，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乃匙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黄白忽变，斯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于